

菜有「格」

老友請客，去的是一家淮揚菜館。上了一道「土豆炒肉片」，嚼了幾口，怎麼有點苦有點澀！第一反應：這不會是發了芽的土豆的龍葵素吧？老友似乎早有預謀似地一笑：「這就是茨菇。」

這就是茨菇！年逾不惑，第一次吃到。這種東西，北方極少見。曾經望文生義，以為是某種菌菇。及至看到汪曾祺的文章：「春節後數日，我到沈從文老師家去拜年，他留我吃飯，師母張兆和炒了一盤茨菇肉片。沈先生吃了兩片茨菇，說：『這個好！格比土豆高。』」我承認他這話。吃菜講究『格』的高低，這種語言正是沈老師的語言。他是對什麼事物都講『格』的，包括對於茨菇、土豆。」

這段話的收穫有二。第一，明白了茨菇的口感應該是跟土豆差不多的，直到這次如願以「嘗」——當然也談不上什麼「願」，因為從沒吃過，腦子裏沒概念。第二，學到了一個「格」。

「格」是個虛的東西，可以說是某種格調、調性、氣質，總之是無法精確描述的感覺。聽了某首歌，看到某個院落的布置、某本書的裝幀，都會感到個「格」。原來菜也有「格」。

仔細想像，這種例子並不少。西蘭花的「格」，就比花椰菜高。韭黃比韭菜高，娃娃菜比大白菜高，四季豆也比豇豆略高。就營養來說，差距並沒有多大。「格」的高下，或是口感稍好；或者是物以稀為貴；或是由於顏色、質地，搭配更出彩，比如西蘭花可配牛排，配鮑參，花椰菜就略輸文采。

茨菇在北方「格」高，但在南方卻屬尋常，又稱「慈姑」或「慈菰」。清朝中期，貴州大饑荒，慈菰卻「遍生野田中」「饑民賴以活」。這倒真有「慈」的本色。很多菜，雖然不夠「格」，但都有類似特點，往往更親民，浸透着升斗小民的煙火氣。



瓜 園

蓬 山

逢周三、四、五見報

普寧炸豆乾

大概每個潮汕人，骨子裏都藏着一塊關於炸豆乾的記憶。不是精緻宴席，而是街頭巷尾、油鍋翻滾，幾塊錢就能買到的踏實。這就是普寧炸豆乾的魔力，樸素到極點，可但凡吃過，就會被那一口「金包銀」勾魂攝魄。

它的歷史，得從六百年前說起，明朝時期誕生於普寧的光南村。因為方方正正，中間微微凹陷，形似官印，而潮汕話裏「乾」和「官」同音，就被當成了討彩頭的吉祥物。

可它能流傳至今，靠的是實打實的硬功夫。光說製作工序就繁瑣到讓人頭皮發麻：浸豆、磨漿、除渣、煮漿、配膏、試粉、摻膏、拌和定鹼、包塊、壓塊、煮熟。石膏溫度要掌握，鹼水下的時機要拿捏好，哪一步出了偏差，全盤皆毀。做完了，還需要上色，染出一身金黃，成品外皮金燦燦，內裏白嫩嫩，所以才有了呢稱「金包銀」。

但以上這些，也只是半成品，真正賦予它高光的，是那一口大鍋深油。

整塊豆乾滾下去，油要夠熱。滋滋作響，氣泡翻湧。炸到外皮赤黃色撈起，切成小塊，白霧衝出來，香氣跟着走。這時候必須趁熱，蘸上韭菜鹽水或蒜蓉辣椒醬。辣椒醬我們都熟悉，殊不知前者才是正統。切碎的韭菜加鹽、蒜末，就那麼一碗清湯寡水，只要把燙嘴的豆乾放進去一蘸，「奇跡」就發生了。

韭菜的辛香和鹽水清爽，在嘴裏瞬間達成和解，一口咬下，外層像咬破一層薄紙，輕微的「咔嚓」聲後，是絕對鮮嫩的質地，柔滑、濕潤，完全沒有其他豆腐的澀，反而更清甜。這多虧了普寧的水，丘陵山泉水質佳，正是豆乾能做出甘美的底氣所在。許多地方試着照搬工序，偏就沒法復刻味道，問題就在水上。跟很多好吃的東西一樣，無論簡繁，秘密藏在土地裏，誰都搬不走。



食 色

判 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很多人知道橫店，是因為影視城。你打開手機裏的電子地圖，浙江省、金華市、東陽縣，按行政區劃一級一級，食指和拇指收放好幾次，才能找到「橫店鎮」。是的，大名鼎鼎的橫店是一個「鎮」，中國有兩萬多個鎮，從提供情緒價值來說，我想，橫店是排第一的。

一九九六年，橫店人造了一個「廣州」，引來謝晉導演和他的《鴉片戰爭》。今天，這個叫「廣州街」的地方，在橫店已不孤單。秦漢、唐宋、明清，各式仿古建筑星羅棋布。

魯迅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裏提到，三味書屋後面有一個園，雖然小，但在那裏可以爬上花壇去折蠟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樹上尋蟬蛻，而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蒼蠅餵螞蟥。

現在已進入中伏，夏日炎炎，即使清潔衛生做得再好，還是難免邂逅到蒼蠅，有點剝湯剩飯，或者哪怕一片瓜皮，都會吸引蒼蠅前去舐食。捉蒼蠅餵螞蟥，夏天是最好的時候。

周作人也曾回憶，他們兄弟常在

內地電視劇《種墨園》是近年常見具文化內涵的通俗劇。全劇以安徽桃花鎮為故事處境，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宣紙的傳承和發展為主線。主要角色是宣氏紙廠的非遺傳承人暨店主宣永年，其兒子宣樛則是新一代紙藝設計師。林依然是從大城市走回鄉間發展的政府女幹部，決心振興非遺宣紙。我對這類具有文化特色的戲劇較感興趣，觀眾亦可以透過戲劇性的情節，加深中國文化的認知。

我說這是通俗劇，因為全劇既說宣紙的傳承，亦以宣樛和林依然為男

當一部中國史像攤開的書橫陳於橫店大地上，影視夢工廠拔地而起。隨着入駐的豎屏微短劇劇組變多，「橫店」又有了「豎店」的諱名。

我在橫店待了大半天，去了「清明上河園」。園裏的景，有的是為宋代古裝戲準備的，如水泊梁山；有的用於修仙戲，煉氣、築基、金丹、元嬰、化神、渡劫，這一套境界體系在這裏物化為修煉場所。如果你是修仙迷，可以一路修煉，逐級進階，甚至吊上威地，體驗御劍飛行的快意。

颱風「巴威」比我早到三兩天。

夏天趁大人們午睡，在院子裏棄着西瓜皮瓢的地方捉蒼蠅，捉來的蒼蠅並不只餵螞蟥，摘一片月季花的葉，用月季的刺釘在蒼蠅背上，便見綠葉在桌上蠕蠕而動，製作成一個「蒼蠅玩物」。

「瓜皮滿地綠沉沉，桂樹中庭有午蔭。躡足低頭忙奔走，捉來幾許話蒼蠅。」周作人曾作打油詩。

蒼蠅總是聞腥臭而來，嗡嗡作響，讓人討厭。民間有俗語「蒼蠅跟着臭肉走」，諷刺物以類聚，品行低劣之輩喜歡扎堆在齷齪之人旁邊。人

橫店的情緒價值

颱風過後，天氣格外酷熱，遊客卻樂此不疲。不少遊客穿着好幾層戲服，「扮上了」。看來，情緒價值的力量有時候比颱風還要大。到橫店的人，都會聽到一句話：「人這一輩子，總要演場戲吧」。演戲需要布景，更需要搭檔。作為大型影視城的橫店，布景當然不缺，景區裏的NPC則成為遊客過戲癮的搭檔。在「保安堂」，我看見「許仙」像模像樣給人號脈。還在府衙大堂上發現了包青天 and 公孫策的身影。除了配合遊客拍照，他們還承擔着普法任務，為遊客解答一些

法律問題。

導遊告訴我，NPC主要由橫店的群演擔任。他們的專屬名稱是「橫漂」，在演員公會累計註冊的約十五萬人，常駐拍戲的也有一萬多人。影視城的造景是「假」的，NPC也是「假」的，但NPC和影視城卻讓遊客獲得了無比真實的情緒價值。



知 見 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逐臭之徒」

們還常說「蒼蠅不可無縫的蛋」，雞蛋哪怕裂開小縫隙，也會引來蒼蠅叮咬，提醒外境的侵擾常始於自己的罅隙，當慎獨慎微。

據科學研究稱，在殘酷的自然競爭下，由於想要「勾引」蝴蝶、蛾子、蜜蜂的花兒太多，有些像巨魔芋一樣的花兒在香味競賽中不佔優勢，便另闢蹊徑，專門發出濃烈臭味，吸引不受歡迎的蒼蠅、甲蟲之類來授粉，從生物學角度，為蒼蠅是「逐臭之徒」提供又一例證。

不過，蒼蠅也未可全非，作為生

態鏈的關鍵一環，它們既是勤勉的授粉者，亦是高效的「分解者」。科學家還檢測到，蒼蠅與人類基因的相似度，竟高達百分之三十九。古希臘詩人荷馬曾稱讚蒼蠅稱，不管怎樣趕牠去，牠總不肯離開你，執著如渴血的勇士。



伏 牛 山

喬 苓

逢周三、四見報

《種墨園》

女主角，講述二人如何從歡喜冤家發展成親密愛侶。如此橋段司空見慣，不過角色的背景和性格並不飽滿，故此感情發展變成理所當然，欠缺鋪排。除此之外，故事描寫宣永年的徒弟章渡是一個醉心傳統文化的青年，他一直追隨宣永年學藝，更自行研發傳統手作的古法紙，希望藉此將古老手工藝發揚光大。然而，劇情講述章渡因此而與師父決裂，更與宣家比拼古法紙與宣紙的優劣，情節因而變得譁眾取寵。

不過，《種墨園》以戲劇手法呈

現宣紙的保育和傳承，不單提升觀眾對傳統文化的了解，亦剖析現代商業營運手法，如何有效推動傳統藝術發展。全劇開首三集便以桃花鎮舉辦的「紙王大賽」為情節，交代劇中的宣家為何能夠成為宣紙傳承人。製作宣紙需要一百零八道工序，一道不能少。資深師傅在每道工序都要親力親為，「撈紙」更要兩位技師分別擔任「掌簾」和「抬簾」，二人需要高度合拍，方可成就一張優質宣紙。另一方面，手工製作的宣紙確實難以達到成本效益，宣樛作為新一代設計師，

以宣紙製成文創產品，透過林依然策劃的「文房四寶館」，推出市場接觸年輕人群體，新一代便能更深入認識傳統文化。

全劇的主題曲簡潔易明，道盡宣紙文化特色：「一張薄薄的宣紙，承載千年的底蘊。」



文 藝 中 年

輕 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華爾茲之戀

繹。黑膠封套選擇的是和李斯特活躍於同時代的法國寫實主義巨匠古斯塔夫·庫爾貝的《快樂的戀人》局部。

畫作最初在一八五五年參展時的名稱為《華爾茲》，因其被描述為一對戀人在華爾茲舞中相擁，或許這也是封套選擇用此作的緣由之一。庫爾貝對畫中一對戀人居中擁抱的場景採用了這對愛侶的全側臉造型，二人正面相擁以穩定的金字塔形構圖呈現。整幅作品色調昏暗厚重，依稀有種巴洛克時期的光影質感。畫面唯一的高光落在了女子的臉頰上，深藍色的上衣和白色蕾絲領襯衫更襯托出她白皙的膚色。她的臉部並未貼近男主，面



容則神似德拉克洛瓦筆下的喬治·桑。不過，女主的真實身份被普遍認為是庫爾貝兒子的生母、也是他最青睞的模特維金妮·比內特。根據和她

相擁的男子長髮和山羊鬍的外貌特徵，對照畫家創作的多幅自畫像，能夠斷定畫中男子為庫爾貝的側臉自畫像。或許，畫作實則是追求寫實主義的庫爾貝描摹和愛人相戀的一幕。儘管內容包含着濃濃愛意，但整幅作品的色彩基調則給人一種陰鬱之感，似乎也預示着二人戀情的無疾而終。

「碟中畫」李斯特鋼琴曲集／《快樂的戀人》



藝 加 之 言

王 加

逢周三見報

戲內戲外

在近期的電影《紅豆》中，再次看見任達華（華哥）精湛的演出。他飾演一間傳統糖水店的老闆，因沉重的傳統觀念與女兒產生矛盾。華哥的演繹不慍不火，卻把那份夾雜着時代與家庭的細膩情感拿捏得絲絲入扣。從奪得金像獎最佳男主角的《歲月神偷》，到充滿港味情懷的《燈火闌珊》，他的演技早已爐火純青，演什麼像什麼，彷彿角色早已融入了他的血液。

鏡頭前的華哥是千變萬化的專業演員，鏡頭後的他則是彬彬有禮、風度翩翩的暖男丈夫與慈父。今年七十一歲的他，多年來維持自律生活，運動與健康飲食雙管齊下，外形狀態令人驚嘆。早前與其太太琦琦相聚，聽她分享了一件趣事：華哥平日飲食極為清淡，但在某個寒冬的外地旅程中，他意外發現了久違的杯麵。當時華哥像個孩子般小心翼翼地問太太可否批准吃一個。在異國寒風中津津有

味地品嚐多年未嘗的滋味，那份純粹的快樂完全感受得到。

對太太呵護備至之餘，華哥對愛女任晴佳更是寵愛有加。女兒近日大學畢業，夫妻倆親赴外地觀禮。琦琦笑言，華哥在女兒面前向來有求必應，父女感情深厚，女兒二十二歲至今從未挨過父親一句責罵。記得晴佳小時候，華哥每次見到傳媒總是滿臉自豪地分享女兒的照片，慈父之情溢於言表。

看着一家三口在畢業禮的合照，女兒已長得比母親更高；而華哥與琦琦的身形樣貌，與二十年前相比竟無太大改變。這份凍齡的狀態，或許正是一個對生活嚴格自律、對專業常存敬畏的藝術工作者，最美好的成果。



霏 常 娛 樂

文 霏 霏

逢周三、四見報

親歷颱風天

第九號颱風「巴威」七月十一日深夜登陸浙江，十二日對江蘇影響最大。此前的第八號「美莎克」颱風在廣西引發水庫決堤，龍捲風在湖北造成傷亡，無錫這次自然嚴陣以待。相關媒體七月九日起就在微信公眾號發布預警，景區封閉，水上作業暫停，啟動應急管理機制。江蘇省教育廳也下達指令，暫停校外教育培训機構的一切活動。每天還收到手機運營商的短訊，呼籲大家加強防範。

百姓倒是鬆弛感十足。七月十二日小區外的地鐵施工暫停一天，但環衛、保潔工人照舊上班。「蘇超」雖然停賽，也沒人囤水囤糧，倒有「吃貨」趁機囤積零食，聲稱和過年一樣歡樂。

大爺大媽成群結隊在河邊逗彎、賞荷，笑嘻嘻地說沒有太陽，涼快得很。小區有人吹吹打打出殯，也有人買菜歸來，自行車頭上掛着塑料袋，絲瓜、茄子探出頭

來。一樓鄰居在做飯，辣椒油味道嗆人，肉餡剝得咚咚作響。

在美國小鎮也碰到過龍捲風、雪暴，抗災經歷可沒這麼輕鬆、熱鬧。

江蘇地理位置優越，颱風來襲一般先要經過浙江的大山和上海的高樓。江南江河湖泊縱橫，排水系統暢通，應對梅雨季強降水的經驗豐富，也讓本地人面對颱風來襲沒那麼驚慌失措。大家的輕鬆態度還離不開社交媒體一天二十四小時不失聯、不斷更。官方宣傳防災抗災，民間則活像歡度「嘉年華」。雖不免泥沙俱下，其中夾雜着蹭流量、炒熱度的「碰瓷」貼，但內地的行政管理、社會聯繫的確遠超美國。



墟 里

葉 歌

逢周一、三見報